

# 纸短情长

## 话说名人信札收藏

煮石 文/摄

电话进入普通家庭之后,写信,似乎就成了一件“落伍”之事。“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作为以前“慢生活”的记录之一——信札,在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后,或因其内容的重要、或因其抒情的蕴藉、或因其书法的飘逸,却在拍卖行中逐渐热了起来。关注一下近些年的拍卖,名人信札、手稿的文献艺术价值受到充分重视,成了收藏者争购的“宝贝”。



李小勇收藏的部分信札。

### “地方名人,需要当地人来宣扬”

如今,收藏者对于“乡贤文化”越来越重视。家乡名人的史料、信札、书画,因其地域性、贴近性,在本地有着特殊的地位。

在义乌市收藏品市场,何盛先生自豪地给笔者展示了他收藏的一批上款人为傅竟楠的信札。

何先生介绍,傅竟楠之父傅亦僧,留学日本,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正因出身于这样的大户人家,在重男轻女的上世纪30年代,傅竟楠才有机会赴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简称新华艺专)学习,从而得到诸乐三、陆抑非等老师的亲授,毕业后成了一位美术老师、花鸟画家。

傅竟楠过世后,信札等资料流入了收藏市场,何盛一直对本地史料甚感兴趣,就将这近200封傅竟楠上款的信札从藏友处转让了过来。

这些信札,不少是晚辈们逢年过节写的问候信,真正能够引起藏家兴趣的,则是书同好写的信。特别是大画家于希宁写的近20封书信,尤其引人注目。于希宁曾任山东美协主席、山东画院院长,他与傅竟楠是新华艺专的同学。

“我开始都是在孔网上买信札,走过一些弯路,现在我主要收藏著名画家的信札,明确了主攻方向,对信札兴趣也越来越浓。”谈起信札收藏,李小勇深有体会。

而立之年的李小勇在我市一家企业当高管,他说的“孔网”,就是孔夫子旧书网,这家以旧书为主的网站,也有不少信札可淘。

开始收藏信札,李小勇主要认为它们“便宜”。他说:“那些收信人或写信人,都是一些社会名人,科学家、作家、画家什么的,但一封信往往才卖个几百元,感觉挺物美价廉的。”

于是李小勇就不停地买,中医师、教授、官员、科学家、艺术家等人的信札,每个月总要买上几十封。如此过了几年,他才发现收藏之路走偏了:一是“名人”实在太多,各行各业都有名人,如果什么“名人”的信札都收,显然收不胜收;二是买的信札太“便宜”,名人的名气有大有小,几百元一通,注定只能收到“小名人”的信札。

此后,李小勇开始关注书画拍卖,一些大型的拍卖公司如西泠拍卖等,经常都会设置信札专场。此时,李小勇才发现,薄薄的一两页信札,经常能拍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价格。结合自己的经济实力及兴趣,他很快给自

于希宁致傅竟楠的第一封信,时间为1979年5月。正是这一年,傅竟楠退休回到义乌,又去杭州看望了诸乐三老师。诸乐三与于希宁通信时,告知了傅竟楠的地址,一段相隔了40年的同学情,就这样续上了。

他们在之后的通信中谈论最多的,主要是书画创作。于希宁虽已成功成名,可仍十分谦逊,每有新画册出版,总不忘给老同学寄上一本,且要求“批改作业”。傅竟楠对他也很关心,自己买到了称心的宣纸,也不忘给老同学寄点过去,希望他画出更出色的作品。

“他们都有一颗赤子之心,一心扑在了艺术上。”何盛说,“当然,也都很有情,人到晚年,还有同学可以坦诚切磋、相互关心,是一种十分美好的情愫。”

为更好宣传傅竟楠的艺术人生,何盛还曾选择部分信札,于2018年3月参加了由义乌市博物馆等单位主办的“乌伤遗珍”义乌民间收藏品展。平时如果有人需要翻阅这批信札,何盛也从不舍惜,总是热情接待。“地方名人,总是需要当地人来研究、来宣扬的。”他朴实地说。



何盛经常会翻翻自己收藏的信札。

### “有个收藏主题很重要”

已确定了收藏对象:著名画家的信札,价位在一万元至十万元间。

他这样解释,书法是中国画重要的构成要素,中国历史上的大画家,无不把书法的研习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画家书法,由此也成了中国艺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与书法家的书法相比,画家书法往往线条更加灵动多变、视觉造型更富情趣。加之信札之书写,比创作更加随性,因而画家信札多写得摇曳生姿、潇洒秀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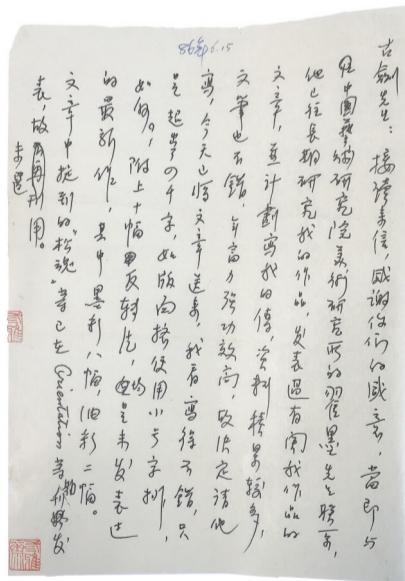
说着,李小勇还展示了一通吴冠中先生的钢笔信札,这是他不久前拍卖得来的。“信札收藏,一般我都收毛笔书写的,因为毛笔的更加难得。不过,吴先生是一位艺术大师,国画、油画都成就极高,哪怕是钢笔字,他也写得洒脱流畅,别见情致。”

这是吴冠中写给香港一位画报编辑的信札,信中提到要将其最新的十幅作品及一位评论家为其所作文章由该画报发表,吴冠中对一些细节做了详尽说明,可见对于发表新作的重视。

李小勇介绍,他收藏的画家信札,内容主要有两类,一是与出版或发表相关事宜,二是与展览或采风有关之事。

“那时电话还不普及,沟通主要靠写信,信的内容无所不包。收藏实践中我选择了以上两类内

容,是因为我觉得它们对于一位画家来说更重要,至于因一些生活琐事而写的信,相对来说收藏、研究价值要低一些。”



吴冠中钢笔信札。

### “收藏大多只能锦上添花”

“信札收藏的火热,说明了现在收藏者的文化层次越来越高了。”杜英明先生有着40多年的收藏史,对于信札也是情有独钟。

他介绍,2000年左右,一些现当代书画名人的信札,往往价格很低,有个几百元就能收到一通大画家的信札。因为那时大家都不重视,以为收藏价值不高。随着收藏群体的迅速成熟,信札价格也像坐火箭一样直线上升。

“首先,千万不要当信札是‘小儿科’,它的价值,往往超乎很多收藏者的认知。”老杜侃侃谈起了他收藏信札的体会。

他介绍,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局事帖》,其实就是一通信札,通篇124个字,2016年时以2.07亿元成交。3年后,2019年11月,

中国嘉德秋拍“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古代专场”中,赵孟頫两通信札《致郭右之二帖卷》以2.67亿元成交。现当代信札也不便宜,早在2009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陈独秀等致胡适的信札”就拍出了554.4万元的高价;今年6月北京保利春拍中,一批共41通“齐白石致张次溪等人信札”,以2645万元成交。“这些信札,都能填补一段历史空白,最核心的逻辑,还是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含量。”

“其次,最好能够确定一个主题,围绕主题来开展收藏,比较容易出成效。”这是老杜的第二个心得。

老杜认为,收藏不能老是以经济价值去衡量,并不一定都要去收藏书画家、艺术家的信札,只要

自己有兴趣的主题,持之以恒,都会有所收获。老杜认识一位收藏者,是杭州大学毕业的,现在他就收藏杭州大学老先生的信札、史料,经过十余年努力,形成了很有意思的收藏系列,也充分体现了老杭大人对于母校的热爱。

“最后,还得拥有一颗平常心,收藏无止境,它大多只能对生活锦上添花,不容易雪中送炭。”

关于这一点,老杜特别有感触。他说,自己身边原来有不少人喜欢收藏,但几年之后,心就越来越大,所购藏品越来越贵,由于深爱,甚至贷款或借款都要将心仪的藏品拿下。结果又捂不住,家里偶有变故,就只能将藏品折价处理,本来应该是滋养性情、愉悦身心的收藏活动,最后倒影响了正常生活,真是误人歧途。

#### 收藏故事

## 两位好老师

年近八旬的义乌籍著名书法家金鉴才先生,回忆起大学时代的几位老师,仍是充满敬仰与感恩。

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开全国美院之先河,招收书法篆刻专业本科生,金鉴才有幸成了首批两位学生之一。学生虽只两名,教师队伍却足够豪华,潘天寿、陆维钊、朱家济、沙孟海、陆俨少诸师都亲自给他们授课。

老教师们对待教学十分认真。一开课,金鉴才就挨了陆维钊先生的批评。当时,金鉴才用的是一方小砚台,蓄墨很少,磨墨也极不方便,陆先生见了之后很不满意。第二天,陆维钊先生发现他桌子上摆的仍是那方小砚台,气愤地说:“我知道你不想学书法,难道我强迫你了吗?你为什么故意和我作对?”金鉴才只得实话实说:“陆先生,我手头实在没钱,等发了助学金,第一时间就去买一方大砚台来。”陆先生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轻声对他说:“你跟我来。”金鉴才跟着他,一直走到了陆先生家中,先生在旧书堆中翻找了半天,终于找出一方大砚台,又找了个布袋把砚台装好,向金鉴才道歉说:“今天是我错怪你了,真没料到经济这么困难,先把这块砚台背回去用吧。”这方砚台,金鉴才用了好几年,直到有位学长送了他一方合适的砚台后,他才将它还给了陆先生。

沙孟海先生是美院外聘教授,治学非常严谨。当年沙先生给金鉴才他们讲授篆刻史和古文字学。整个课堂虽然只有两三个学生(助教刘江先生一般也去听讲),沙先生讲课却一丝不苟,整个教室始终洋溢着中气十足的声音。

有件事令金鉴才终生难忘:1984年,已在义乌工作的金鉴才受文化局领导派遣,让他去请沙老为义乌新落成的剧院、电影院题字,到杭州后却听说沙老得了癌症,第二天就要去首都动手术。金鉴才赶去看望,与先生聊天时,不慎说出了题字的事,没料沙老一下子就从病床上挣扎着起来,师母和金鉴才怎么劝也劝不住,先生还责备师母:“小金是专门为这件事来的,如果任务完不成,叫他回去怎么交代?”

“身教重于言传,那个时代的老先生,都是秉持着这个朴素念头的。从他们身上,学生学到的不仅是学问,更是高尚人品。”金鉴才先生这样感慨。 闲看

#### 收藏随笔

## “名家旧藏”

关注拍卖的朋友都知道,差不多的藏品,如果是“名家旧藏”,价格往往就会高出许多。有的藏友接受不了,认为这不合理,觉得应该看藏品本身,至于由谁收藏过,并不是卖价高的理由。

你不服气也没办法,比如古典家具,“安思远旧藏”和“王世襄旧藏”就已成为古典家具最具说服力的“身份证”。只要是这两位先生收藏过的东西,你就永远不可能“捡漏”,因为世界各地的收藏家和行家都会争先恐后地去争购,它们总会以高出市场价很多的价格成交。

书画也一样,出自收藏大家、社会名流的藏品,不仅成交率高,价格也常弄出天价。

这是为什么呢?说穿了也简单,这些藏品之所以吸引藏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传承有序”,让人放心。

现在喜欢收藏的人越来越多,而关于买到赝品、假货的新闻也屡见不鲜,“宁可买贵,不能买假”的理念,受到越来越多人的信奉。有一项关于收藏的问卷调查,对于“收藏中您最担心的是什么”这道题,半数以上的受访者填的是“买到假货”。于此可见藏友对于买到赝品的忧虑之深。

资深藏家孙构先生说,投资收藏的首要原则是“保真”,这点没有错,不过,有的“名家旧藏”或许并不靠谱。

他说,“传承有序”应该是指一件艺术品从“出生”到现在的完整过程,“名家旧藏”只能说明某位“名家”收藏过,很多时候并不能追溯这件藏品的全过程。当然,如果收藏过此物的“名家”专业水平很高,比如像安思远、王世襄这样的专家,那么会有说服力一些。而有的“名家”,虽然是名人,却不是收藏方面的专家,这样的“名家旧藏”,就可能误人子弟。更何况,现在有的小拍行,直接拿“名家旧藏”当作骗人的把戏,所有藏品都是假货,却将它们挂上某某名人曾经收藏过的幌子,用来欺骗收藏者。

孙先生这样总结:“我们收藏的是艺术品,应该就物论物,同样的藏品就应该给同样的价格。作家贾平凹曾说‘看似人们收藏物品,其实是物品收藏了我们’,一件藏品,动辄有着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某人收藏过,不过是拥有了数十年而已,跟藏品本身的价值有何关系?对于普通收藏爱好者,最关键的,还是要提升自己的眼力,切莫一见‘名家旧藏’就草率购藏。” 良木